

## 第四十五回 皇甫敬父子封爵 熊友鶴僚友為婚

卻說吏部、刑部上殿奏曰：「臣等奉旨，只拿得劉捷之妾吳氏母子二名，並劉奎璧之妾杜氏母子二名，俱禁天牢，其餘家眷，俱在雲南丟州府昆明縣居住。所有家財，盡搜入庫。又在書房搜出二書，不敢隱匿，各應進呈。」內侍接書；呈上龍案，成宗看罷大怒曰：「可恨彭如澤通姦作弊，陷忠為叛？傳旨草詔二道，差官二員，各帶武士一百名，一往雲南擒捉劉捷至親人口，一往山東將巡撫彭如澤鎖肘解京，俱禁天牢。到京之日：就著兵部尚書鄺君玉審問，存案處決。」只見部兵官奏曰：「劉捷長子劉奎光，現為雁門關三邊總制，執掌重權，理合一並擒捉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左相祁盛德右相梁鑿連稱不可，道：「劉奎光昔日在朝為人耿直，不肯阿附權臣，大異其父。一向鎮守北邊無患，且前年皇甫敬敗後，北番撻鞬乘勢大舉人馬犯邊，難得劉奎光血戰，幸得安靖。今若一概株連，誰肯為國家出力？乞陛下念婉鯨用禹之義，速降恩旨，往諭劉奎光，免其連坐之罪，著其用心御虜，得勝之日：論功升賞，庶昭賞罰分明。而劉奎光感激聖恩，自然竭力死戰，以圖報效。」成宗大喜曰：「二位老先生乃誠實見識。」傳旨速降恩詔，差官安慰劉奎光，駕退回宮。

是日，鄺明堂回府，密告素華曰：「幸有劉燕玉，可先完親，先產男女，自己便可再緩三年改裝。」素華贊曰：「難得小姐寬洪，捨己以成人。」

且說成宗次日升殿，降旨曰：「難得皇甫少華忠心為國，到京之日：可奏明差遣大臣迎接，以見寡人隆重功臣之意。」過了半月餘，這日王元帥回京，就在城外屯營，伺候來早面君。熊浩即來拜見，說明劉捷敗露之事，皇甫敬方知彭如澤同謀。到了次早，成宗臨朝，午門官奏曰：「征東元帥王少甫班師，離城不遠，請旨定奪。」成宗傳旨，著右本相梁鑿、龍圖大學士元出城迎接。二臣領旨出朝，上轎同出北門，不上數里，只見漣旗招展，前隊已到。二大臣下轎，立在路旁。早有探報人隊中曰：「啟上元帥，聖上差遣大臣在前面迎接。」皇甫敬父子率領眾將拍馬向前，下馬叩謝聖恩後，拜見二大臣。梁相持皇甫敬曰：「難得老元帥含冤受屈，幸令郎有志，立下奇功，真是可喜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勞聖主洪福，及列位大人庇佑，下將士齊心，愚父子有何才能，敢蒙聖上洪福。老太師憲駕，屢父子何以消受。」王少甫拜見孟士元曰：「小婿怎敢勞動岳父大人迎接，小婿負罪實甚。」孟士元傷心下淚，扶起曰：「若小女在世，豈不一位一品夫人。今小女已亡，難得賢婿還是翁婿相稱，不令人傷。」王少甫曰：「令媛為我皇甫門中守節，小婿怎敢忘恩？終身理當不娶，但念後嗣，只娶一妾，留下正室以報令媛節義。」孟士元曰：「小女已死，何必如此。」皇甫敬亦上前泣曰：「不意三年之間，如此變遷，令人傷感。」梁相曰：「列位不必悲悔，今已經回來，請進殿面君。」皇甫敬曰：「二位大人請先回，父子隨後便進朝。」梁相稱是。王少甫下令，大軍屯紮外仗場，不許擾害小民，帶領眾將，押了貢禮並劉奎璧囚車、秦賽寶六十名水手，直到午門候旨。

帝令宣王少甫進朝。王少甫入朝，俯伏曰：「臣一向假名換姓，乞赦欺君之罪。」帝令平身，宣上前慰曰：「朕誤聽讒言，果累卿父子受苦，滿門分散。卿果忠心不二，不怨朕躬，卻改姓換名，投軍考武，平定番寇，其功不小，何罪之有。」王少甫即進上番國降表禮單，帝著內監照單查收入庫。王少甫又呈上眾將功勞簿，帝略略看過，著內監收入宮中，道：「待朕細查，好得封官。」王少甫奏曰：「臣前日擊得劉侯通番私書，已經具奏，現有帶書人洋商秦賽寶並同伙水手六十餘名，請陛下審問，方有實據，再有劉捷次子奎璧，請旨定奪。」帝曰：「劉捷通番，現有親筆印記，反情已實。朕已將劉捷並在京至親人口拘禁天牢，侯捉雲南家眷及山東巡撫彭如澤各犯到京，審問明白，亡同處罪。秦賽寶並水手實不知情，不必拖累，著武士立釋回家。至劉奎璧案情重大，著即禁入天牢，一並侯決。」武士領旨，放了秦賽寶並水手，眾皆感激而去。奎璧解入天牢。

且說成宗令皇甫敬衛煥上殿，二臣俱是青衣小帽，跪伏塵埃曰：「罪臣等被妖術擒捉，不屈拘禁番牢，日只一餐，萬慘難言。臣等損兵折將，喪辱天朝威風，罪該萬死。多蒙聖恩發兵征剿，使臣等得見天日；聖恩可謂天高地厚。」成宗傷感，傳旨平身，宣上前諭曰：「卿等被邪術所擒，非關無能，受禁番邦，不屈臣節，情實可嘉，卻又教子有方，改姓平番。此朕負卿，卿等無罪，俟斬劉捷，以雪臣恨。」皇甫敬等謝恩，退過一邊。帝令宣隨征有功將官入朝。熊浩、韋勇達、韋勇彪、英南、王豪、皇甫長華等十餘名上殿，三呼朝見。帝傳眾將平身，眾將立在一邊。帝見皇甫長華容貌端厚，真是福澤之相，若娶為後，必生貴子，且來年又恰慶祝太后六旬大壽，實為可喜。按成宗乃金童下凡，長華是玉女降世，故一見便生愛慕，乃夙世前緣。忽看見右先鋒韋勇達美貌，顏色動人，暗想，韋勇達救其母女在山，恩養多日：皇甫長華豈無感念之情？且二人年紀相貌相當，必定有染，故結拜為兄弟，掩人耳目。皇甫長華縱有絕世顏色，亦不得為正宮，實為可惜。即謂眾將曰：「眾卿在波濤不測之中，矢石交攻之下捨身立功，且在驛館安歇，候來早封官，眾將謝恩，聖駕回宮。」皇甫敬等出朝，同尹上卿回到尹府，尹氏出見，夫妻痛哭一場；同諸舅母姪女相會。按尹上卿一女名喚蘭臺，年十六歲太甚飽學。兒子年方十二歲，名文，就有蘭合教其讀書。當下皇甫長華姊弟拜見尹上卿夫妻，尹蘭臺姊弟亦拜見皇甫敬夫妻；然後表姊妹兄弟見禮，備席相會。老僕呂忠前來拜見皇甫敬夫妻，各說別後事情。皇甫敬謝尹上卿通風，使少華逃走之情，尹上卿言及俱是鄺兵部恩德。皇甫敬曰：「待封官後，當率兒女前去叩謝。」從此就在尹府住下。眾將到驛，自有驛本相待。

且說劉奎璧到了天牢，開了鐐銬，拜見父親，與姨娘及杜含香相見，俱各大哭。此時杜含香所生之子劉旋，年方二歲，劉奎璧對含香歎曰：「我亡生作事，大為不該，以致累及一問。今難得爾生下與我傳家，我真有負娘子。未知可有人解救，罪我一人身上，使滿門免罪，實為萬幸。」正言間，崔攀鳳前來望，並帶銀兩食物進牢，拜見劉捷、吳淑娘後，與劉奎璧相見地下。從人送上銀子食物，劉捷曰：「怎好勞賢婿如此過費，費雖拘禁，還有不少官員厚送財物，使用充足。食物只得領情，銀兩帶回應用。」崔攀鳳曰：「小婿盤費有餘，岳父只管收用。」原來顧太郡嫁女，恐實說女逃，被人恥笑，寄書劉捷時，只說嫁燕玉，不說雪貞代嫁，故劉捷認作親婿相稱。劉捷對崔攀鳳曰：「賢婿且收下，老夫要用再取未遲。」崔攀鳳只得將銀交付從人。劉捷又曰：「賢婿何故進京？」崔攀鳳說明捐納京監赴考舉人情事。劉捷曰：「賢婿來得不湊巧，我若未犯罪，場事或可相幫一二。但我雖犯罪，無容累及外戚，賢婿決齒錄，稱是我次婿，或者試官念及我的交情，功名卻有些依靠，亦未可知。」崔攀鳳曰：「小婿領命。」劉捷曰：「我有一事重托，賢婿未知允否？」崔攀鳳曰：「岳父且請說明，小婿無不從命。」劉捷曰：「雲南爾岳母若到京，滿門定然正法，勞煩賢婿備棺收埋，免得屍骨狼藉拋棄。」崔攀鳳曰：「當今天子仁慈，岳父相好大臣極多，必定求情赦罪。」劉捷曰：「我有一事重托，賢婿未知允否？」崔攀鳳曰：「岳父且請說明，小婿無不從命。」劉捷曰：「雲南爾岳母若到京，滿門定然正法，勞煩賢婿備棺收埋，免得屍骨狼藉拋棄。」崔攀鳳曰：「當今天子仁慈，岳父相好大臣極多，必定求情赦罪。」

赦。」崔攀鳳曰：「岳父果有不測，後事俱是小婿料理，毋容憂慮。」二人說些言語，崔攀鳳辭別回寓。自此時常探望，不表。

且說尹府飲至晚間散席，尹氏對丈夫、兒子說起衛勇娥文武全才，賢淑恭敬，日後當聘為媳。皇甫敬應諾，是晚安歇。次早五更，齊到朝房候到。成宗臨朝，群臣分班站立。帝宣皇甫少華曰：「難得卿勇，跨海征東，其功浩大，今復爾原姓名，又加封平東忠孝主。妻孟氏，節烈技術，加封一品夫人，又救雲南昆明縣有司官建造廟宇塑像，有司春秋二祭。」忠孝王換上王服謝恩。帝宣皇甫長華上前，暗歎果然端麗，可惜有染，故作戲言，怒問曰：「皇甫氏，爾乃女流，前年流落吹臺山，何得屢次殺官軍，該當何罪？」皇甫長華驚奏曰：「臣妾母女，因避難居於山上，官軍屢來征討，豈肯束手受死？無奈迎敵，此乃官軍自取其禍，非關臣妾之罪。」帝笑曰：「爾好巧說，說是官兵自取其禍，爾今征番有功，朕怎可責罪。方才戲言，不必驚慌。朕今主婚，將爾配韋勇達，爾道好麼？」皇甫長華聞言暗驚：「天子好顛倒，如此主婚，豈不誤我終身？」又不好實奏，只是俯伏不語。衛煥向前奏曰：「我只有一女，名喚勇娥，年幼頗有勇力。臣因無子，教其弓馬武藝。前因欽差擒捉家眷，臣女衛勇娥男裝潛逃，欲往登州探臣消息，路過吹臺山，殺死盜賊韓虎，暫居山寨，招軍救父，改名韋勇達，實乃臣女衛勇娥。臣已過繼胞姪衛勇彪為子，理合奏聞。」帝聞言驚喜曰：「難得爾女好膽量，單身敢在綠林安身，又敢跨海征番，真是罕有。朕疑他與皇甫氏二人同居，必定有染；故欲苟完親事，以遂爾等私願。不料竟是二美，可見二女如此忠勇。」傳旨令內監引二女進萬壽宮，朝見太后，改裝前來受封。內監領二女去了。帝宣熊浩向前曰：「爾係武舉出身，並肯冒險征番立功，加封平江侯，故父追贈一品官職，故母追贈一品夫人，爾妻加榮顯夫人。」熊浩向前謝恩奏曰：「臣之故妻徐氏，臣實辜負。」將徐氏懷孕，勸其訪仙求取功名，及後生子染病身亡，臨終怨言，唯囑求取功名，使其受享封譜，伊便含笑九泉等言之，道：「臣實有負於妻，故至今未忍續弦再娶。」帝歎曰：「難得爾妻賢德，朕今追贈徐氏為一品夫人。」熊浩謝恩，換上侯服。帝加封赤英南王豪為現任總兵官，其餘投軍武進士分別封官游琳，都司、守備，分發各省任用。再宣皇甫敬上前諭曰：「卿不屈臣節，甘受牢獄之苦，卻又教子有方，深知忠孝。朕加封為武憲王，妻尹氏加封元順元妃。」皇甫敬換上王服謝恩。帝加封衛煥為華亭侯，故妻追贈一品夫人，加封韓國夫人。又加封衛勇彪為京營總兵官。

只見衛氏、皇甫氏改裝出來，金蓮短小，跪下朝見。帝見衛勇娥容貌少遜於皇甫氏，思欲納為西宮，又恐群臣議為好色，乃對忠孝王曰：「衛氏有恩於爾母，今將衛氏配爾為妻，以償孟氏良緣若何？」忠孝王奏曰：「孟氏行刺投水身亡，如此節烈，臣當終身不娶。但後嗣為重，只可娶妾，正室仍尊孟氏，以報其恩。今衛低有恩於母姊，若納為偏房，即辜負衛氏恩德，若娶為正室，則深負孟氏節義。衛氏不如別婚，臣待三年後娶妾，方為兩便。乞恕臣違旨之罪。」帝大喜曰：「卿與孟氏乃義夫節婦，實為可嘉。」低頭一想，對熊浩曰：「朕將右先鋒配爾左先鋒，意下若何？」熊浩大喜曰：「多蒙聖恩主婚極好，但恐衛煥不從。」衛煥向前曰：「小女弱質薄姿，得配熊將軍，已為過份，何必推辭。」帝大笑曰：「朕主意不差，卿等不必過謙。」熊浩謝恩。帝令賞隨征官軍，撤回本汛，免其半載公務，又蔭一子，充當營氏，凡屢征陣亡將士，兵都錄名，賞其妻子銀兩，錄用其子弟，以報其死難。來日賜宴大犒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